

教师分层、社会流动与教育政策的完善:以“特岗教师”为例

杜亮

(北京师范大学 教育学部,北京 100875)

摘要:“特岗计划”是教育部门为改善农村教师质量、平衡地区义务教育水平的重要政策。政策实施以后,特岗教师已经逐步成为我国农村地区义务教育学校教师的重要组成群体。依据大型全国调查的数据,论述特岗教师群体在整体中小学教师中的边缘地位,以及该群体的显著社会背景特征。特岗教师主体来自农村的中下层家庭,并经历了特定的社会流动轨迹,这种与农村地区特别是偏远艰苦农村地区学生相似的社会阶层来源背景,使得特岗教师群体在农村地区学校中具有特殊的角色榜样作用。因此,在制定进一步教育政策的时候,需要考虑特岗教师的特殊地位与社会作用,改善特岗教师的现有地位。

关键词:特岗计划;农村教师;农村教育;社会流动;教育政策;教师分层

中图分类号:G52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413X(2014)01-0011-05

从2006年开始,教育部、财政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四部门联合启动实施“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教师特设岗位计划”(简称“特岗计划”),由中央财政支持,为我国中西部22个省份地区农村学校补充大批合格师资。和相关政策相比,特岗计划是规模最大、见效较快、影响人群最多的一项政策。截止2011年,共计招聘23.7万特岗教师,分布到全国886个县的164 021.8万个学校教师的岗位。到2011年9月,三年服务期满特岗教师留任的比例平均为87%。中央财政累计投入105.9亿元,特岗教师中央财政年工资性支出补助标准由2006年的1.5万元提升到2009年的2.054万元,2012年中、西部省份将分别提升至2.4万元和2.7万元。^[1]

特岗教师政策的出台,反映了社会现实与政策需求的多方面综合考量,包括关于城乡教育差异、农村教师质量、社会就业压力等因素,本文无意从政策角度对这项政策进行分析,而是希望从特岗教师在整体教师职业内部分层中所处位置,以及这种社会分层与变迁中的社会经济状况之间的关联入手,试图理解中国农村教育目前所处的历史位置及其能够带给我们的政策与学术启示。

文章的数据主要来源于2011年一项关于“特岗计划”的全国性调查。本次调查是一项大型课题的一部分,目的是了解自2006年“特岗计划”实施以来,政策执行的情况、实施效果以及改善需求。据我们所知,本次调查是学术界有关特岗计划的首次大

规模调查。课题组于2011年5月到7月之间在云南、新疆、广西、贵州、重庆、四川、甘肃、山西、江西、黑龙江等10个省份共计51个县进行了问卷调查,共发放特岗教师调查问卷5 130份,回收问卷4 838份,我们将问卷中1/4以上题目未答或者明显乱答者定为无效问卷,以此标准筛选出有效问卷共4 113份,有效回收率为80.18%。问卷主要包括三个维度的内容:第一部分是特岗教师的个人背景特征,如性别、民族、出生年份、婚姻状况及配偶情况、父母情况(包括户籍性质、居住地、学历、收入等)、受教育及工作情况(包括最高学历、所学专业、毕业院校,以及教龄、职务、工作量、担任课程等);第二部分主要涉及特岗教师的招考过程及对目前工作的感受认知;第三部分主要了解特岗教师对工作及生活的主观态度。此外,课题组还在云南、新疆、广西、贵州、青海、陕西、四川、河南、山西、湖南、湖北、河北等12个省20多个县(区)进行了实地调研。本文的讨论将主要基于第一部分有关特岗教师背景数据以及实地调研的原始材料的分析。

一、教师分层与“特岗教师”的边缘地位

从政策角度来看,“特岗计划”推出的首要目的在于为农村地区义务教育学校补充和提供合格的师资,提升农村义务教育的整体水平从而推进全国教育的整体平衡与发展。但从社会学角度来看,“特岗计划”实施的一个最直接的结果就是特岗教师这一新的社会群体的出现,这一群体一方面作为整个教

收稿日期:2013-11-05

作者简介:杜亮(1976—),男,四川射洪人,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教育社会学、教育人类学研究。

师群体的一部分,在社会分层中属于知识分子阶层——而教师包括中小学教师在整个社会分层中的地位,相关论述较多,这里我们不加以讨论;另一方面又在教师群体中因其独特的经济文化背景而构成一个特别的群体。其特殊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是所有的特岗教师的去向都是面向基层农村学校(县以下);其二是特岗教师直接通过统一的招考程序录用;其三是特岗教师有三年的服务期,在这三年中待遇与其他教师相同,但不进入编制。根据我们的调研分析,特岗教师的这几个特点与特岗教师在中小学教师队伍中的地位息息相关。一言蔽之,在一定程度上而言,特岗教师属于当前我国义务教育阶段教师群体中的边缘——或者说底层群体。

首先,按照政策所有特岗教师的取向均面向县以下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从经济、社会和专业地位来说,特岗教师在义务教育阶段教师群体分层中处于底层地位。如前文所述,关于教师的社会地位的论述在现有学术文献中较为常见,然而关于教师群体内部的分层的研究和论述,却相对稀少。目前所见的一些相关论文,大部分是关于高校教师的分层^[2,3],有关义务教育阶段的教师分层的研究,值得关注的是张源源关于义务教育教师城乡职业分层问题的博士论文研究。^[4]作者通过调研发现,与城市教师群体相比,农村教师——而且越是偏远地区的农村教师,在教师职业分层中越是处于底层。作者比较了城乡教师在经济地位、社会地位与专业地位三个指标上的差异,提出我国义务教育教师职业内部存在分层,根据教师所处的城乡位置,省会城市教师、地级城市教师、县级城市教师、乡镇教师以及村小教师等5个教师群体在三个指标上均存在较为明显的分化,就社会地位与专业地位而言,5个群体从城镇到乡村依次呈递减状态分层,而经济地位也呈现出明显的两极分化。应该说,这一研究对我们了解中小学教师群体的内部社会分层具有重要的意义,研究结果与人们的日常感受也基本一致,即城乡教师间存在明显的层次分化。

其次,特岗教师均通过统一的招考程序进入教师序列,这一特定的录用程序一方面达到了提升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师资学历水平的政策目的,但同时带来的结果是农村中小学教师社会资本缺乏。根据我们的调研,“特岗计划”带来的教师招录方式的转变给农村新教师的来源人群带来了重要的变化。调研中大部分县份通过“公招”渠道招录中小学的教师,即以县级政府为主体进行地方教师招聘,

这一方式使得基层用人单位与教师候选人之间直接接触,增加招录过程中双方的接触,有助于双方做出契合的选择。但是不少地方的教师与管理者也反映基层招录过程容易存在“关系户”、“人情录用”等情况。从社会学角度来看,关系户的实质即社会资本在经济与文化市场中的体现,即被聘用者所拥有的社会资本通过教师招录过程转换为经济与文化资本。而“特岗计划”改变了传统农村教师的招录渠道,大部分地方将招考与录用环节分离,即教师招考由省级教育部门组织,面试聘用环节由县级教育部门组织。这样的流程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县级政府对于农村一线教师招聘的权力,从而缓解伴随的“人情录用问题”,另一方面,与传统渠道招录的教师相比,通过“特岗计划”新录用的农村教师在地方缺乏社会资本,因而可能处于更为弱势的地位。

第三,“特岗计划”政策规定,特岗教师在正式进入当地教师编制之前,应当有三年期限的服务期,这种特别的身份某种意义上为特岗教师群体贴上了标签,区别于其他教师群体,特别是在专业地位上,由于兼具新手教师与“非正式教师”的双重性质,特岗教师构成同类教师群体中的边缘群体。应当说,从制度设计角度而言,特岗教师与通过其他渠道进入农村教师职业的教师没有实质区别,三年服务期的设置虽然具有增加岗位吸引力及财政过渡等多重考虑,但并不具有“临时”教师的含义,政策也特别规定教师在特岗服务期间的待遇与其他教师等同,我们的调研也证实在大部分地区这一政策的实施得到了落实。然而在调研过程中我们观察到,在学校现实日常生活中,特岗教师身份在实际管理和群体认知层面与其他农村教师之间常常存在微妙的区别。在管理层面,特岗教师与大多数新入职教师的管理方式一致,但由于没有正式入编,管理上的现实困难——如人事与教育部门的职能配合等因素,也造成特岗教师管理中采取少数临时性措施,比如暂时不列入职称评定序列等等;更重要的是,在日常交往中,一些同事乃至管理者将特岗教师与其他支教群体视为类似性质,或者因为三年服务期与不入编的设置认为其具有“临时”性质,从而影响到特岗教师的群体地位与认知。这两方面的因素结合起来,强化了特岗教师群体在整个农村教师群体中的弱势地位。

综上所述,撇开教师整体在当前中国社会分层中的地位暂不讨论,就特岗教师在目前我国义务教育阶段教师群体的社会位置而言,由于特岗教师在

经济地位、社会资本以及专业地位等方面的弱势处境,决定了特岗教师群体在整个教师群体中的边缘与底层地位。作为基层农村教师中的新入职群体,这种职业群体中的较低分层地位并不过分令人吃惊,现有研究也有多少揭示。^[4]然而现有研究鲜有涉及这一社会地位的动态考察,也即没有讨论这种分层的形成过程与机制,以及这一现象与宏观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作为整个教师或者说农村教师群体中的特殊组成部分,特岗教师群体究竟经历了一条怎样的社会轨迹而来至现有的基层教师职位?更进一步,这样的社会群体运行轨迹对于整个社会特别是农村学生与家庭所处的农村社会将带来怎样的影响?下面我们将根据部分调研数据的分析,转向对这些问题的讨论。

二、“回到原点”:特岗教师的社会轨迹

鉴于“特岗计划”政策出台时间不长,至今不到十年,目前关于特岗教师群体的研究并不多见。课题组的调研是目前所见学术界关于特岗教师的首次大规模调查。调研结果对于我们了解这一特殊农村教师群体的背景及社会轨迹十分有意义。通过调研,我们发现多数特岗教师具有类似的家庭背景、社会经济地位(SES),以及其他一些群体特质。在某种程度上表明,作为一个社会群体特岗教师具有相近的社会流动轨迹,我们认为,对于农村家庭与学生而言,特岗教师的流动轨迹有着特殊的社会意义。

对特岗教师的年龄、性别、出生户籍、民族等基本信息进行统计,发现特岗教师普遍比较年轻,近99%的特岗教师年龄都在20—30岁之间,考虑到特岗教师的招录是直接面向应届和近三年毕业的大学生,这一点说明这项要求较好地得到执行。从性别比例来看,在特岗教师群体中,女性特岗教师所占比例很大,接近60%,与同期53%的全国女性人口比例相比高出7个百分点,但考虑到特岗计划仅针对农村义务教育学校,而义务教育学校由于学生年龄段较低,女教师的比例偏高也是可以理解的。与此相似,从特岗教师的民族构成来看,与全国总人口中少数民族9%的占比相比较,特岗教师中17%的少数民族教师比例高出近一倍,但是由于特岗计划的实施范围主要面向农村贫困地区,包括国贫县、边远少数民族地区、灾区等地域,这样的政策实施地理范围限制有可能放大少数民族教师在特岗教师中所占比例。但是无论如何,这样一组特岗教师的基本背景数据仍然表明在现有特岗教师群体中,女性、少数

民族等弱势群体占据比较大的绝对比例。

相比之下,特岗教师的出生户籍背景更具有社会学意义:调查以特岗教师母亲户籍为依据统计特岗教师的原始家庭户籍背景,数据显示近80%的特岗教师为农业户口。我们认为,这个数据揭示了一点非常重要的信息,就是作为最基层农村中小学校教师的特岗教师,大部分出生于农村家庭。换句话说,这些教师多与他们现在所教的学生具有相似的家庭背景,他们来自于同一类家庭,经过学校教育系统的层层筛选,最后以特岗教师的身份又重新回到农村,在与他们曾经生活学习过的农村学校相似的教育环境中工作。

为了进一步了解特岗教师群体的家庭背景,问卷从特岗教师的家庭经济情况、父母文化程度、家庭支持程度三个方面对特岗教师的家庭情况进行调查,以分析特岗教师所来自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

数据显示,特岗教师来自家庭的年收入主要集中在10 000到50 000元之间,且呈负偏态分布,家庭年收入在1—2万元之间的最多,大于2万的家庭较少。对照2011年全国农村户均收入21 000元,即使在农村,特岗教师来自的家庭收入也处于中等偏下水平。

这与受调查特岗教师的自我感觉基本一致,依据自我汇报,超过93%特岗教师认为自己家庭的经济条件在他们本人家乡属于“中等”或“偏下”地位。

问卷统计结果还显示,特岗教师父母的文化程度普遍不高。父亲文化程度最大比例的是“初中”,初中和初中以下加起来比例约为64%,母亲文化程度占最大比例的是“小学”,初中和初中以下加起来比例接近80%。

除开特岗教师的出身家庭背景,我们在调查中还关注了特岗教师的受教育情况。“特岗计划”政策规定,特岗教师招录面向应届及近三年毕业的大学生,一些紧缺专业可适当向大专生开放。通过统计受调查特岗教师的最终学历分布情况我们看到,近三成的特岗教师来毕业于大专,而研究生及以上学历的特岗教师所占比例几乎可忽略不计。在超过6成的本科毕业特岗教师中,虽然我们没有更具体和精确的统计数据,但通过实地调研了解到多数毕业于三本或二本以下的本科类学校,其中又以师范类高等院校为主。总的来说,如果以985、211、一本、二本、三本、大专等官方指标,或者按照研究者提出的研究型、教学科研型、教学型、高等专科与高等职业学校等分类体系^[5]将中国的高等教育机构分层的

话,特岗教师的毕业院校多为我国高等院校分层中的底层机构,这些机构的重要特征在于社会与学术声望较低、文化资源相对缺乏,毕业生在文化与经济市场中处于不利地位。

调查表明,一方面大部分特岗教师来自农村家庭,由于中国城乡的差异,农村家庭的整体社会经济地位与城镇居民差距较大,处于社会弱势地位;另一方面,即使在农村家庭中,特岗教师家庭的社会经济状况(SES)多处于中等偏下位置。总之,从群体特征来看,特岗教师群体主要来自处于社会中下层的农村家庭,这一点结论应该还是比较可靠的。从这个角度来看,作为一个社会群体的特岗教师的社会流动轨迹在某种程度上似乎划了一个圆圈,大部分特岗教师来自于中下层农村家庭,通过自基础教育与高等教育的教育体系的筛选与培养,最后以农村教师的身份重新回到与他们出身地相似的农村区域。

三、“榜样的力量”:特岗教师与农村教育期望

从农村来,又回到农村去——从社会学与教育学意义上来看,特岗教师群体的这种社会运行轨迹对于农村家庭与农村教育具有特别的意义。就目前中国的社会流动情况来看,中下层农村家庭子弟多流向城镇成为打工人群,某种意义上也即新兴的产业与服务工人阶层。从社会分层角度看这种从农村向工厂的社会流动,很难被视作一种向上的社会流动。另外少部分中下层农村学生通过教育系统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向上的社会流动,成为中产阶级的组成部分,但有研究表明,近年农村学生进入我国优质高等教育机构的机会实际有所减少^[6-8],因此大部分农村大学生去向底层的高等教育机构。从这个角度来看,特岗教师群体对于农村学生的社会学与教育意义就更加显著。首先特岗教师主要来自农村,其次他们多毕业于二本三本乃至大专院校,属于农村大学生的主力群体,最后他们成为偏远贫穷的农村地区学校的教师。这样一群与自己背景相似的农村教师,对于农村学生与家庭的示范效应以及这个群体关于社会与教育期望的影响,将难以估量。

布迪厄使用“惯习”概念深入地剖析了社会结构与教育期望以及教育成就之间的复杂关系:

即使看起来好像是出于某种“职业”前景的考虑,或者是出于学生学习能力的不足,当每一个学生选择不再继续升学或者选择某类贬值的学校轨道时,这个学生所在社会阶层与整个教

育体系之间的客观关系的总和(这种关系先于且久于个体选择而存在)将是一个重要的决定因素,因为任何特定个体的学业前景之大小取决并构成他所在的阶层或群体的集体客观学业前景。^{[9](P155)}

布迪厄认为,不同阶层和群体的学生在教育体系中的学业前景的不同分配比率,不仅仅是反映教育乃至社会不平等的数据指标,更是解释这种不平等分配的重要理论构建。这就是布迪厄所指的“惯习”(habitus),也即“外在的内化和内在的外化”^{[9](P204)}。农村学生个体或家庭的教育选择,首先受到客观条件下形成的阶层性情倾向的影响,这种性情倾向反映了作为一个阶层和群体的农村学生的学业成功与社会地位上升的客观机率,并决定他们对于学校和教育所采取的态度,或者说教育期望。反映这种关联机制的一个典型例证就是近些年随着农村底层的农村学生的学业成功机会趋于逐年降低,农村中小学生的“厌学”倾向与“自愿性”辍学现象也随之上升和增加。^[10]需要指出的是,并非仅仅社会结构与学业成功机率影响个体或群体的教育期望,教育期望与态度也应当且必须同时被视作形成这种客观机率的社会机制,从而构成一种循环的再生产机制。客观现实与主观意识、社会结构和教育体系在这样的“主观期望”中关联起来。

结合本文讨论的特岗主题,笔者认为出身于中下层农村家庭背景的特岗教师,对于农村学生与家庭的教育期望将产生深远影响,而这种教育期望进一步影响学生与家长的受教育态度与学业成就,最终体现于中下层农民阶层的农村学生社会流动情况。身边的例子将成为激励或者挫伤农村学生通过学校教育实现社会上升流动的鲜活“榜样”,他们“不曾期望他们未尝得到过的,他们也未尝得到他们没有期望过的”^{[9](P207)}特岗教师的到来,对于边远农村学生的学校教育,究竟是喜是忧?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恐怕还得视“特岗计划”政策如何规定与执行。

四、政策启示与建议

以上讨论向我们揭示,一方面特岗教师作为一个社会群体,在出生背景上与农村地区的学生具有相似性,随着特岗计划的持续执行与推广,有理由相信,特岗教师在未来一段时间将逐步成为农村特别是最边远艰苦农村地区的中小学教师主力。这些与农村子弟及其家庭日常接触的乡村教师,对后者的教育态度与学业成就直至社会成功期望产生了影

响。而作为处于中国社会分层底层的边远农民阶层,他们的教育与社会成就期待无疑对于整个中国社会流动机制的正常运转至关重要;另一方面,作为整个教师群体的组成部分,目前的政策条件下,特岗教师同时又处于教师职业内部分层的底层,作为特定的基层农村教师,他们大部分无论是在经济条件、社会资本以及专业地位等方面都处于中小学教师群体中的弱势地位。应该说,通过家庭与个人的投入与努力,来自中下层农村家庭的特岗教师群体借助教育系统确实成功实现了向上的社会流动,然而这种流动也是十分有限的,他们依凭乡村学校薄弱的教育与文化资源,通过层层教育筛选,最终勉力挤入在经济和文化资本方面都属于典型的中产阶级的中小学教师群体,获得一份稳定的职业和社会地位,虽然同时不得不接受这一阶层的底层地位。

从政策角度而言,对特岗教师群体在中国教师群体中的地位以及社会流动机制中特殊性的准确把握与深刻理解十分重要。特岗教师的社会经济地位与农村中下层家庭的教育与社会期望息息相关。换句话说,一方面,特岗教师成功实现社会上升流动的事实有可能正面激励农村家庭与学生的教育期望,另一方面,特岗教师在同类教师群体中整体较低的

- 参考文献:
- [1] 郑新蓉,杜亮,魏曼华等.中国特岗教师蓝皮书[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4.
 - [2] 李志峰,杨灵.大学教师发展的多样性与实践途径——基于学术职业分层分类的视角[J].辽宁教育研究,2008,(7):97-99.
 - [3] 李志峰,杨开洁.基于社会分工的高校学术职业分层分类[J].华北电力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5):125-131.
 - [4] 张源源.义务教育教师职业城乡分层问题研究[D].东北师范大学,2011.
 - [5] 马陆亭.如何实现高等教育资源的优化配置——对我国高等学校层次类别的剖析[J].高等教育研究,1997,(2):47-53.
 - [6] 余小波.当前我国社会分层与高等教育机会探析——对某所高校2000级学生的实证研究[J].现代大学教育,2002,(2):

社会经济与专业地位,特别是如果与本区域其他职业的社会经济地位相比也相对弱势的话,也会对农村学生的教育与社会期待造成负面影响,带来消极的学校教育态度、厌学、辍学等问题。

因此,从政策实践来看,改善以特岗教师为代表的新一代农村教师的待遇,提高这一群体的社会、经济与专业地位,不仅关乎教育资源均衡、教育区域平衡发展或者说整体教育公平,同时也关系到教育体系的正常运转以及社会流动机制的健康。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类似的政策改善社会意义巨大、势在必行。然而,制定实施旨在提升包括特岗教师在内的边远落后地区的农村教师社会经济地位的政策措施不无挑战,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类似的政策将对现有的教师分层格局带来冲击,这种格局性的改变与颠覆常常面临巨大的困难。例如,任何试图改变现有教师分层结构的尝试都不得不面临错综复杂的体制与利益障碍,包括复杂微妙的地方社会资本结构、现有的农村教育行政管理机制的颠覆、教师群体中的既得利益阻碍等等。诸如此类问题,都有待于进一步翔实深入的调研与分析,研究者、实践者与政策制定者才能更好地理解、把握与展开实践。

- 44-47.
- [7] 杜瑞军.对我国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分配的历史回顾——基于对1949年以来普通高校招生政策文本的分析[J].复旦教育论坛,2007,(2):59-64.
- [8] 李春玲.社会政治变迁与教育机会不平等——家庭背景及制度因素对教育获得的影响[J].中国社会科学,2003,(3):86-98.
- [9] Bourdieu, P. and Passeron, J. Reproduction in education, society and culture [M].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1990.
- [10] 杜亮.试论农村辍学与社会公平的关系——农村义务教育阶段辍学现象的社会学分析[J].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报,2011,(3):142-154.

Teaching occupational hierarchy, social mobility and educational policy

DU Liang

(School of Education,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China)

Abstract: The special-post plan is a crucial national policy for rural teachers and reducing regional gaps in educational quality. So, the special-post teachers become a significant part of rural education. Based on an investigation, the researcher finds that they are at the margin of the teaching occupational hierarchy in China, and they are mainly from rural families. The special-post teachers are willing to serve as role models for rural students. Hence, the writer of this paper argues for improvement of their social and professional status by revision of the special-post plan promoting educational aspiration and social mobility of the rural teachers.

Key words: special-post plan; rural teacher; rural education; social mobility; educational policy; occupational hierarchy

[责任编辑 姜惠莉]